

## 華語隱性賓語的理解與限制\*

張群

連金發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 摘要

華語及物動詞的賓語在某種情況下會隱而不顯。在共同的認知與背景知識前提下 (Fillmore & Atkins 1992)，說話者與聽話者可用兩種認知機置，即語意的「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與「可恢復性」(recoverability)，來理解句法表層上隱去的賓語。大體而言有三類情況可以促成隱性賓語：世界知識（認知背景）、訊息結構（涉及訊息焦點）和構式效應（語意塑造）。本文根據「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 的理論模式 (Goldberg 1995; Jackendoff 2002)，同時考慮動詞詞彙語意的特性 (Goldberg 2005; Mittwoch 2005)，針對華語隱性賓語和各種構式的關係，探究其語意理解與限制。

**關鍵詞：**隱性論元，華語，世界知識，訊息結構，構式效應，動詞屬性

### 1. 前言

關於現代英語及物動詞與隱性賓語的關係研究已有不錯成果 (Goldberg 2005, 2006; Mittwoch 2005)。但是，現代華語及物動詞與隱性賓語理解與限制的研究仍有進一步研究的空間<sup>1</sup>（雖然 Huang 1991 曾研究過中文（華語）

---

\* 本文部分內容曾宣讀於 2008 年 1 月 16 日至 19 日由臺灣世界華語文教育學會和中國廣州暨南大學所舉辦的「第一屆世界華文教學研究生論壇」會議，會中承蒙彭小川教授賜教，謹申謝忱。在寫作過程中，我們曾得到不少學者的寶貴建議，如曹逢甫、蔡維天、賴惠玲、謝菁玉、蘇復興先生，作者藉這個機會向他們表示謝意。還有黃漢君、陳怡君、楊中玉諸位的討論也在此一併致謝。最後，作者要特別感謝兩位審查者和鄭良偉老師對本文在論證上的建議與指正：他們的意見讓本文的論點能更具有說服力。

<sup>1</sup> 本文中所討論的華語是指：在臺灣地區人們所使用的共通語言（即華語 (Chinese)）。兩位作者平常也以華語作為共通語來和人交談。關於臺灣話、臺灣華語和北京話的語法比較，可以參 Cheng (1985)：Cheng (1985) 文中對臺灣話、

的現象)<sup>2</sup>，所以本文試圖填補華語這方面的空缺：我們以華語發音人認可的語料和 Google 線上語料 (<http://www.google.com.tw/>) 為研究素材<sup>3</sup>。

本文的架構除了前言和結語外，另包含三個部分：回顧西方學者對英語及物動詞與隱性賓語關係的相關研究、華語隱性賓語的語言事實、隱性賓語可能出現的情況與解釋。

藉由觀察「隱性賓語」的分佈、賓語本身屬性、動詞詞彙語意 (verbal semantics) 和構式效應 (construction effect) 間的搭配關係，我們發現在理解「隱性賓語」語意時，說話者與聽話者對所談論的賓語需要有相同的預設前提：共同的認知與背景知識、賓語語意的「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 和「可恢復性」(recoverability)、某些約定俗成構式和詞彙語意屬性的認知程度。在語意、構式、句法和認知詮釋範圍內，不合適的用法因無法被理解或違反語法限制而被排除。以下我們從蒐集到的語料，將關鍵語料列出並提出

---

臺灣華語和北京話的語法相同相異點有非常詳細地討論。另外，文獻上對各種母語與北京話中介語 (inter-language) 使用對現代華語影響的探討也有相當豐碩的成果，讀者可以進一步參考相關著作，如 Cheng 1985；Her 1991；Huang 1987, 1989, 1991；Lee 2008；Wang 1979；王力 1954；王士元、連金發 2004；朱德熙 1982；呂叔湘 2004；曹逢甫 2000；連金發 2005；張郁慧、連金發、蘇以文 2008；湯廷池 1988；趙元任 1994；戴浩一 2007 等。

<sup>2</sup> Huang (1991) 以形式語法的觀點，討論了中文空賓語 (null object) 的分佈與限制。他認為中文賓語不出現的原因是該賓語可以藉由空主題 (null topic/null operator) 的約束 (bind) 來指涉語意，形成主題 (運符  $e_i$ ) 與賓語 (變項  $t_i$ ) 互為指涉的關係 (co-reference)，如下例句：

(i)  $e_i$ , [張三說 [李四不認識  $t_i$ ]]. (Huang 1991: 57, (3))

例子中的空賓語 (變項) 可以藉由空主題 (空運符) 的約束來指涉語意，所以賓語可以自然被理解。

<sup>3</sup> 為了語料探討之便和避免侵犯個人隱私，對內容略做了一些修改。文中所呈現的語料亦徵詢過臺灣華語發音人的意見 (我們至少詢問過 10 位具有流利華語的發音人 (年齡範圍 20-65 歲))，來確定合法度與接受度。我們這樣做的好處是：當我們在篩選、分析語料和建構理論模式時，有時可能會有一些所為模稜兩可的句子或作者自創的語句 (兩位作者感謝某位審查者的提醒)。本文為了避免類似的情況，已經盡量將內文呈現的例句與華語發音人再三確認合法度與接受度。還有，對於「Google 線上語料」，我們將語料選取的範圍鎖定在「繁體中文網頁」和「臺灣的網頁」這兩個次類別。選擇「Google 線上語料」的主要原因是：它是當今最多人使用的免費線上搜索資源。語料的來源也很多樣化。當然，要對所有的語料做全面性的分析，並建構一套完整的理論解析模式是本文想達成的最終目標。但是，礙於文章篇幅的限制，在這篇文章中，我們盡可能的對所收集到的語料做解析和建構理論模式。不足的地方，我們將會另外撰文深入探索。

隱性賓語搭配構式和語意理解上的分析。

## 2. 文獻回顧

本小節回顧（一）構式語法、（二）詞彙語意學和（三）認知框架的分析模式。本文將整合這些文獻的分析，並運用於第三小節討論「隱性賓語」可能出現的情況與動機。

### 2.1 構式語法（Construction Grammar）

構式語法理論將構式視為形式和意義的配對（Goldberg 1995, 2006; Jackendoff 1997a, b, 2002），每個構式在語言中形成一個登錄單位（listeme），語言是登錄單位的集合，並且構式不是用一般的語法規則來理解。構式本身具備塑造語意的功能，某些詞彙放入某類的構式內，就自然的從構式中得到語意（Goldberg 1995, 2005）。構式的形式和其塑造的語意雖然有規則可循，但是總是有個別的例外情況和語言上的差異，所以使用者需要個別記憶構式。同時，語言的運用還涉及到線上建構和短程/長程記憶的分工（Jackendoff 2002）。語言使用者對於自己所熟悉的言語用法（短程記憶）在反應和理解上就會相對地比陌生的用法（長程記憶）處理（processing）快速。

Goldberg（2005）採取構式語法理論（construction grammar），從言談分析的觀點，針對英文及物動詞和隱性賓語的關係與動機作了精闢的分析。她認為隱性賓語的使用建構在兩類具有動機的構式上：

- （一）「賓語淡化構式」（The Deprofiled Object Construction）和
- （二）「隱性主題構式」（The Implicit Theme Construction）。

在「賓語淡化構式」中，賓語（論元）被淡化的原因是因為它在語境（context）中不被凸顯，所以不需表現出來，如（1）。在「隱性主題構式」中，因為賓語在語意成份上具備高程度的預測性，所以也可以不用表現出來，如（2）。另外，她亦指出如果某類動詞高頻率地（high-frequency）出現在獨特的語境中，則允許賓語省略，因為這類賓語可能已經藉由重新分析（reanalysis）機制轉變成動詞約定俗成的部份或語法化的產物。然而，若這類近義性動詞是低頻詞，則不允許賓語省略，如（3）。相關的例句分別如下<sup>4</sup>：

<sup>4</sup> 例句（1）、（2）和（3）分別引述自 Goldberg（2005: 231, (22-26)），Goldberg（2005: 219, (1-9)）和 Goldberg（2005: 234, (27-29)），但是本文例句的編號和 Goldberg（2005）是不同的。

- (1) a. Pat gave and gave but Chris just took and took.  
(大雄不斷地給，而小明只是拿而已。)  
b. Owls only kill at night. (貓頭鷹只有在夜裡獵食。)  
c. She picked up her carving knife and began to chop.  
(小美撿起她的雕刻刀然後開始切。)  
d. Why would they give this creep a light prison term!? He murdered!  
(爲什麼他們只有判這個混蛋入監服刑！他謀殺耶！)  
e. She stole but she could not rob. (她只偷不搶。)

在(1)中的賓語不出現是因爲此時語境(context)中，如(1a)「反覆事件」、(1b)「泛指行爲」、(1c)「窄式焦點」、(1d)「強烈情感態度」和(1e)「對比焦點」，分別強調(emphasis)的部分是在動作(action)本身。所以這些動作(*gave, took, kill, chop, murdered, stole* 和 *rob*)被凸顯，而它們的賓語則相對地被淡化。

- (2) a. \* Phil swept onto the floor. (張三把灰塵掃到地板上。)  
b. Margaret sneezed (mucus) onto the computer screen.  
(張三把鼻涕噴在電腦的螢幕上。)  
c. Bill blew (air) into the paper bag. (張三把空氣吹到紙袋內。)  
d. Celia spit (saliva) in to the wind. (小美把口水吐到風中。)  
e. Nick ate (crumbs) off the floor. (張三把地上麵包屑吃掉了。)  
f. Elaine drank (bourbon) from a cup. (小美從杯子喝威士忌。)  
g. The pipe leaked (water) into the basement.  
(水從管子漏到地下室裡。)

在(2b-g)中的賓語(*mucus, air, saliva, crumbs, bourbon* 和 *water*)可以不出現是因爲藉由主題賓語在語意成份上具備高程度的預測性，語言使用者可以對賓語做語意上的恢復性(semantic recoverability)，所以這些例子即便賓語不出現，還是可以被理解。至於(2a)，雖然動詞 *swept* 的賓語(*dust*)可被恢復，但是仍不自然。所以，縱使我們採取賓語語意上的恢復性方式，語言使用者還是要先遵守動詞類別本身所約定俗成的語意限制<sup>5</sup>，才不會造出類

<sup>5</sup> 我們基本上贊成 Goldberg (2005: 230) 的論點：語言使用者還是要先遵守動詞類別本身所約定俗成的語意限制。但是，Goldberg 並沒有進一步討論動詞類別的個

似 (2a) 這種病句。

- (3) a. Pat drank/ #imbibed last night. (大雄昨晚[喝酒了/品嘗酒了]。)  
 b. Pat read/ #perused last night. (大雄昨晚[讀了/仔細閱讀了]。)  
 c. Pat wrote/ #drafted last night. (大雄昨晚[寫了/打了草稿了]。)

在 (3) 中的高頻率及物動詞 (*drank*, *read* 和 *wrote*) 的賓語可以不出現，因為這類動詞已經藉由重新分析 (reanalysis) 變成不及物用法 (intransitive use)。然而，低頻率及物動詞 (*imbibed*, *perused* 和 *drafted*) 的賓語則一定要出現，因為這類動詞還沒經由重新分析變成不及物用法<sup>6</sup>。

## 2.2 詞彙語意學 (Lexical Semantics)

詞彙語意學理論認為從動詞的詞彙語意本身可以預測出相對應的句法表現 (Mittwoch 2005)。在這樣的假設前提下，Mittwoch (2005:237-254) 從動詞的詞彙語意本身出發，討論英語事件句和習慣句中未指明的論元 (phantom argument) 現象。她的主要觀察有以下幾點：

- (一) 表示活動的動詞 (activity verb) 在事件句 (episodic sentence) 和習慣句 (habitual sentence) 中，常有及物和不及物用法的交替現象，即變成非作格動詞 (unergative verb)，如 “*John is reading/drinking*” 中的動詞 (*read/drink*) 可以不帶賓語。
- (二) 當賓語用在指涉活動 (activity) 的動詞上時，即在特定情況下從事的活動，賓語能藉由語意的預測性或恢復性得到適切的理解，此時可以不出現在句子表層結構上，如句子 “*He is reading/cooking /eating*” 中動詞賓語的省略。但是，若是動詞本身具備特殊的活動方式，如 *build*，則賓語不能被省略。除非句子中使用額外的附加語來補充語意信息，如 “*John is building on the empty lot at the bottom of the road*”，才能省略賓語。

---

別語意限制為何。礙於篇幅限制，關於各類動詞和其隱性論元的語意關係上的進一步限制，本文將留待以後專文探討 (張 2007, Smith 1991, Thompson 2006)。

<sup>6</sup> 句子 (3) 中低頻率及物動詞 (*imbibed*, *perused* 和 *drafted*) 若對譯成華語會以「狀語+動詞」格式來表示，如品嘗、仔細閱讀和草擬 (打了草稿)。這樣的動詞語意差別可以看出英文是綜合性 (synthetic) 語言，動詞本身內建較豐富的語意。相較之下，華語比較屬於分析性 (analytic) 語言，所以狀語 (方式、態度) 的語意要另外顯現在句法層次上。

- (三) 當及物動詞用於表示習慣用法，如動作的反復 (iterative) 和泛指 (generic) 時，賓語可以不出現在句子表層結構上，如 “*He usually buys in that shop*” 和 “*We sell only for cash*”。習慣意義的及物動詞其賓語通常是表示不定量 (為泛指的用法)，這類賓語類似於光桿複數名詞 (bare plural noun)，如 “*Online shopping was supposed to revolutionize the way we buy*” 中動詞 *buy* 的賓語 *things*。還有，當賓語的指涉 (人或東西) 表示事件的複數性 (event plurality) 時，此時事件的複數性通常指活動過程的強度及時程，如 “*They murdered, raped and plundered*”，所以動詞的賓語可以不出現。
- (四) 動詞賓語在對比環境中 (contrastive contexts) 常可以不出現。對比環境通常以並列結構表示，如 “*She describes, but doesn’t explain*”。

## 2.3 認知框架 (Cognitive Frames)

Fillmore & Atkins (1992) 提出「認知框架」(Cognitive Frame) 來探討「詞」意<sup>7</sup>。他們認為人們要清楚地瞭解詞的意思，必須先擁有那些詞意的相關背景知識，也就是「認知框架」。他們以「商業類交易框架」(commercial transaction frame) 為例：認知者至少要對一些商業知識有所認識，如商品所有權、貨幣經濟、交易契約 (權利義務關係) 等，才有可能瞭解某一類的商業交易過程。所以，在這樣的「認知框架」下，就會有一些主要的「核心框架成份」(core frame elements) 被「凸顯」(profile) 出來，例如買方、賣方、貨幣、貨物等。這些「核心框架成份」在商業類事件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至於次要的「框架成份」，如「收據」等，則會被「淡化」(shading)，同時被視為可理解的「預設成份」(default element)。採用這種理論的好處是：若某一個詞類屬於同一個類別下的認知框架，則會享有相同或近似的語義成份，如英文交易類動詞 (spend, pay)。這些動詞的不同點是藉由凸顯框架內部的「框架成份」來區隔動詞之間差異：動詞 *pay* 會凸顯「賣方 Y」，*spend* 則不會，如下例子：

<sup>7</sup> 連 (1998) 運用「認知框架」模式來分析閩南語泛意詞 *phah4* 拍 (打)。該文指出從背景構造轉換為句法結構是一種過濾的過程。根據信息的焦點，有的成分顯露出來，有的成分則隱而不顯，有些動詞本身不需依賴語境，就可以決定哪一種特性的論元可以出現於賓語的位置。

- (i) X paid fifty dollars to Y for a new pen.  
(小王付五十塊錢給小明買一支新的筆。)(「賣方 Y」被凸顯出來)
- (ii) X spent fifty dollars (\*to Y) on a new pen.  
(小王花五十塊錢買一支新的筆。)

以下，本文將依序討論華語隱性賓語如何以構式、詞彙語意和認知框架的角度來詮釋，並整理出隱性賓語可能的語言使用環境。

### 3. 語料與分析

#### 3.1 語料和研究範圍

爲了有效研究隱性賓語理解與限制，我們分析了華語發音人認可的語料和 Google 線上語料。同時，對於及物動詞與賓語關係的討論，我們將研究重心集中在下列例句（4）的隱性賓語現象，至於和例句（5-7）中賓語分佈現象的進一步比較分析則留待以後專文來討論：

- (4) 隱性賓語分佈情況
- a. 他早上都沒吃。
  - b. 貪吃懶做。
  - c. 你下次吃看看嘛！
  - d. 你給我好好想想！
  - e. 政黨之間每天罵來罵去。
  - f. 他把樂透店的彩票都買光了（\*彩票）。
- (5) 典型及物動詞和其後接之賓語共現  
他吃飯了。
- (6) 依據前後句子（co-text）的語意訊息來理解賓語
- a. 他說：「唉呀！你怎麼會，怎麼會把米拿去炒鹽讓鳥兒吃呢？」
  - b. （我）住在這裡吃了一段時間了，怎麼我吃的都是羊肉呢？
- (7) 根據對話情境（context）來理解賓語  
A: 你吃飯了嗎？ B: 我吃飽了。

在句子（4a-f）中，及物動詞（“吃”、“罵”、“賺”、和“買”）的賓語皆隱而不現，分別以不同的方式出現：依據世界知識來判斷（如「泛指」（4a）和「俗語」（4b））、訊息結構（「說話者的態度」如（4c）和（4d））和構式效應（語意塑造（4e）和結構排擠（4f））。

相較之下，句子（5-7）中的賓語皆出現在表層句法結構上，只是採取不同的方式來顯現<sup>8</sup>：（5）中是典型及物動詞和其後接賓語搭配的情況（Hopper & Thompson 1980）：賓語“飯”直接出現在及物動詞“吃”之後，並從動詞語意角色指派過程中獲得客體角色（theme role）和賓語格位（accusative case）。（6a）利用前指代成份（anaphoric element）來回指動詞“吃”的賓語“米”。（6b）利用後指代成份（cataphoric element）來回指動詞“吃”的賓語“羊肉”。（7）中回應者 B 可以根據對話情境（context）來理解及物動詞的賓語為“飯”。

從（4）和（5-7）的句子比較中，可以看出，例句（4）的及物動詞在表層句法結構上都找不到明顯的直接賓語或由前後文語境來推敲賓語的存在，但是這些例子仍然可以適切地理解。這個有趣的隱現賓語現象將於下面的章節陸續討論。

### 3.2 本文假設與分析

#### 3.2.1 隱性賓語的理解

對於隱性賓語的理解，本文提出如下的假設：

- （一）說話者與聽話者對所談論或描述的及物動詞的賓語有相同認知程度。也就是說，彼此分享一定的背景知識或世界知識（world knowledge），所以可藉由這些知識訊息來推論、預測或還原賓語訊息。在這樣的假設前提（presupposition）下，及物動詞後的賓語隱性（object implicity）現象就顯得相當自然。
- （二）隱性賓語本身的名詞屬性是受限的：用於泛指用法時，賓語通常是表示不定量（不能被個體化），這類賓語類似於光桿複數名詞（如人、事、物等）。
- （三）隱性賓語的使用受到語法限制：賓語通常要滿足構式中句法（不同構式有不同的限制）和語意限制，才可以恢復賓語語意。
- （四）賓語可藉由「預設規則」（default rule）來理解，通常所預設的賓語不外乎是上位階層的人、事、物等（Tsao and Jiang 1999）。

---

<sup>8</sup> 關於句子（5-7）中的賓語理解，文獻中有許多的討論，主要有三種方式：（i）利用主題（運符）與賓語（變項）的指涉關係來理解賓語（Huang 1987, 1989, 1991）；（ii）依據前後句的語意訊息來理解賓語（Lambrecht 1994）；（iii）根據對話情境（discourse）來理解賓語（Fillmore 1986）。



接下來，我們將於下列各小節中依次討論這些限制，並提出可能的解釋。本文的假設可以藉由下列（8-32）例句的討論中獲得佐證。

### 3.2.2 隱性賓語的分佈情況與解釋

隱性賓語的分佈大體而言可以由三類情況來判斷：

- （一）依據世界知識來判斷（表示「習慣、愛好、能力」、特定構式和標語用法）。
- （二）訊息結構（「說話者的態度」（如表示：建議、教訓、詢問、驚訝、埋怨）。
- （三）構式效應（「塑造效應」，如焦點轉移、動作凸顯、程度強化）。

以下依序討論。

#### 3.2.2.1 世界知識

在使用世界知識來判斷隱性賓語的理解時，說話者與聽話者會依據背景知識來推論所談論或描述的賓語，此時訊息的焦點與關心的話題通常是：指涉主語的特質或對事情的評論或建議。以世界知識來判斷隱性賓語的理解可以由三種方式來呈現：

- （一）泛指句式：指涉主語的特質，如「習慣、愛好、能力」等；
- （二）俗語或成語用法：對事情的評論或建議。
- （三）標語用法（廣告用語）：精簡地給某人建議或做評論

在這三類句式或用法中，隱性賓語的特性表示不定量（即不能被個體化），類似於光桿複數名詞（如人、事、物等）。所以及物動詞和賓語不會形成「動詞+（\*數詞+\*類別詞）+名詞詞組」的句法表現方式。上述的看法，有以下（8-16）等例句為證。

先看第一種用法：在泛指句式中，隱性論元的使用通常可以用來描述主語的特質，如「習慣、愛好、能力」等，如例句（8-10）：

- （8）強調某種習慣：主語+副詞（頻率/量化）+動詞
  - a. 他早上都沒吃。
  - b. 王太太常常跟我們買。
  - c. A: 他平常有沒有吃很多？ B: 他吃得很少。

(9) 強調某種愛好：主語+副詞(程度)+心理動詞+動詞

他很愛[吃/喝/賭/玩/買/賣]。

(10) 強調某種能力：主語+副詞(程度)+情態詞+動詞

他很會[吃/喝/賭/玩/買/賣]。

例句(8-10)中，句子的語意詮釋分別表示個人習慣(8)、個人愛好(9)和個人能力(10)。在(8-10)中，及物動詞(“吃”、“喝”、“賭”、“買”、“賣”)的賓語皆隱而不現。此時，所指涉的隱性賓語為不定量(泛指用法)，用來指涉光桿複數名詞(如人、事、物等)，所以當例句中的及物動詞若是分別後接「個體化的名詞」，則不妥。可以用「數詞+類別詞+名詞詞組」的搭配來測試是否妥當，如“？早上都沒吃三碗飯”、“\*很愛喝三杯酒”、“？常常買三件東西”、“\*很愛賭三遍”、“？很愛玩三個女人”、“\*很會買三件東西”、“\*很會賣三件東西”。

(8-10)中的句子顯示當「量化名詞」與及物動詞合併形成動詞組後，整個動詞組會塑造出一個「終結點事件」(telic event)。這與泛指事件(generic event)的本質相違背(泛指事件本身應該是「無終結點事件」(atelic event))。所以，使用泛指事件或習慣句式(habitual sentence)時，「名詞」本身不能被「個體化」(individualization)，並且都隱而不顯。可能的原因是：在(8-10)中的句子主要是要強調主語在某種行為上的習慣、愛好與能力表現，而非賓語的特質，所以賓語自然就不出現<sup>9</sup>。也就是說，說話者與聽話者，基於共同的「認知框架」或「背景知識訊息」，對所描述的名詞(賓語)彼此都瞭解，可以運用「預設規則」來回覆建構賓語的語意<sup>10</sup>。

接著，我們看第二種用法：俗語或成語(以特定的構式來呈現)，通常用來對事情做評論或給建議。關於俗語或成語的理解牽涉到文化和背景知識的

<sup>9</sup> 當賓語本身作複數名詞理解時，是可以出現在泛指句式的及物動詞之後，因為經由構式「動詞+複數名詞」的塑造，所表現的語意可以是「無終結點事件」(atelic event)的概念(參見 Jackendoff 1991, 1996; Mittwoch 2005)，所以下例的搭配是可行的：

都沒吃飯、常常跟某人買東西、很愛[喝酒/賭博/玩女人]、很會[買/賣]東西

<sup>10</sup> 在理解泛指句式時，似乎還需要考慮到動詞詞彙本身的屬性，譬如當動詞後接同源賓語(cognate object)時，賓語就不能被省略，可能的原因是動詞與同源賓語在構詞和語意上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如下例句：

他很愛/很會[說話/煮飯/考試/教書]。

對於這樣的差異，我們目前還沒有合適的解釋，我們留待以後專文探討。

了解，隨著不同的語言有不同的語意詮釋，這類的用法需要語言使用者個別去記憶（Culicover 1999），所以使用上較不普遍，如下例句（11-13）：  
強調對某件事情做評論或給建議（通常說話者/聽話者有共同的認知背景）：

- （11）動詞+歸+動詞，動詞+也要+動詞

賺歸賺，吃也要吃。（人生除了賺錢以外，飲食也很重要。）

- （12）副詞（態度）+動詞，副詞（態度）+動詞

貪吃懶做。（比喻人懶散不做事）

- （13）主語+說：名詞+副詞+情態詞+動詞

創業豈能道聽途說？

例句（11-13）對隱性賓語的要求和例句（8-10）相同，即及物動詞（“賺”、“吃”、“做”、“聽”和“說”）所指涉的隱性賓語為不定量（泛指用法），用來指涉光桿複數名詞（如人、事、物等），不可以當「個體化」名詞使用，所以若例句中的及物動詞分別後接「個體化」後的「量化名詞」時，則特定構式（俗語或成語）的使用就顯得不妥，如“\*賺三萬塊歸賺三萬塊”、“\*貪吃三碗飯懶做三件事”、“\*創業豈能道聽三件事途說三件事”。

最後，我們看第三種用法：即以標語用法（廣告用語）精簡地給某人建議或做評論<sup>11</sup>。同樣地，標語用法的理解牽涉到對文化和背景知識的了解，隨著語言不同而有語意詮釋上的差異，所以這樣的用法也是要語言使用者個別去記憶的，如例句（14-16）：

以精簡的言語來對某件事情做評論或給建議（通常說話者/聽話者有共同的認知背景）：

- （14）主語（你）+否定詞+動詞+不可

紐約不吃不可：嚴選特色餐館 70 家！

- （15）主語+動詞，主語+就+動詞<sup>12</sup>

你講，我就做。

<sup>11</sup> 標語用法的滋生力似乎比特定格式用法強，因為只要有人類進行商業、政治等行為，標語用法就會不斷地被創新。然而，特定格式用法往往是約定俗成後，就不會再做語意上的更新或變動。

<sup>12</sup> 「主語+動詞，主語+動詞」這樣的格式具有滋生力（productive）。可以分為四個次類：(i)「時間順序」，如“你洗，我煮”；(ii)「因果關係」，如“有借，有還”；(iii)「相對關係」，如“你問，我答”；(v)「分工關係」，如“你掃，我擦”。

(16) 動詞+就對了<sup>13</sup>

味全：救地球，做就對了。

例句(14-16)中的)廣告用語是：商人建議或鼓吹消費者做某事。例句(14-16)和例句(8-13)對隱性賓語的要求相同，即及物動詞(“吃”、“講”、“做”)所指涉的隱性賓語為不定量(泛指用法)，用來指涉光桿複數名詞(如人、事、物等)，不可以當「個體化」的「量化名詞」用，否則標語用法的精簡性就會喪失<sup>14</sup>，如“？不吃三碗飯不可”、“？你講一件事情，我就做一件事情”、“？做一件事情”。

3.2.2.2 訊息結構

隱性賓語分佈情況的第二類用法與訊息結構的呈現有關：牽涉到說話者對事件的態度：說話者用比平常更強烈的情感與態度，搭配特定句式來使用隱性賓語。這種用法的特色是：訊息的焦點與關心的話題通常是指說話者對聽話者提出建議、教訓和詢問或是說話者對聽話者的行為表示驚訝或埋怨(驚嘆句的用法)，試比較下列的句子(17-21)：

(17) 說話者建議聽話者做某事：主語+副詞+動詞重疊+嘛

你下次吃吃/想想/說說/找找看嘛！

(18) 說話者教訓聽話者：主語+給我+副詞+動詞重疊

你給我好好想想！

(19) 說話者詢問聽話者：主語+(時間副詞)+動詞+(程度補語)

A: 你早上吃了嗎？ B: 我吃飽了。

<sup>13</sup> 這類廣告用法的理解需要有一個前提：說話者與聽話者對所談論的主題彼此瞭解。雙方想到的是指涉同一事件的賓語，賓語不會有多種的選擇性。比較下例句：

不要隨便[丟\*(垃圾)/吐\*(痰)/踏\*(草)]

句中賓語一旦省略，句子就顯的不自然。原因是：上述句子中的及物動詞對賓語的選擇是多樣的，所以賓語若沒在句法表層結構出現，則說話者與聽話者對及物動詞所搭配的賓語就無從理解。

<sup>14</sup> 這裡標記？是表示：標語用法(廣告用語)通常以精簡的標題來吸引讀者或聽眾的注意，所以一般而言及物動詞後不會後接個體化的「量化名詞」，否則就喪失了標語的功效。

(20) 說話者對聽話者做某件事情表示驚訝：主語+還在+動詞+感嘆詞  
(啊)

(你) 還在[弄/買/寫/做]啊！

(21) 說話者對聽話者做某件事情表示埋怨：主語+程度副詞+形容詞，  
還+動詞

你都這麼胖了，還吃！

例句(17-21)的主語通常是指聽話者，此時聽話者為第二人稱代詞“你”，可以省略。句子中及物動詞的賓語皆隱而不顯，且賓語用來指涉說話者和聽話者當下都知道的人、事、物等。此時說話者將訊息的焦點集中在聽話者的各種行為表現上，分為兩類：(一)說話者的態度表現(建議、教訓、詢問)，如例句(17-19)；(二)說話者用驚嘆的方式來表現情感的流露(驚訝、埋怨)，如例句(20-21)。

### 3.2.2.3 構式效應

本節討論隱性賓語的第三大類用法：構式效應。以構式效應來判斷隱性賓語的理解可用三種方式來呈現：

(a) 焦點轉移、(b) 動作屬性凸顯與(c) 程度強化(通常指活動過程的強調及時程強化)。

當構式塑造效應發生作用時，賓語相對來說已經不是說話者與聽話者所關心的焦點，所以就隱而不顯。這些構式的塑造效應會隨語言不同而有所差異，對使用者而言，得個別去記憶，請看下列例句(22-32)。

我們先看構式塑造效應的第一種用法：「焦點轉移」。

例句(22)的構式主要是強調主事者(agent)，獨力完成某個事件，而非與他人合力完成。此時，焦點由賓語轉移到主事者的喜好(“自己吃，不跟別人吃”)，所以及物動詞(“吃”)的賓語(“東西”)不出現：

(22) 主語+反身狀語(自己)+動詞

我自己吃，不要跟你一起吃。

接著，我們看構式塑造效應的第二種用法：動作屬性凸顯<sup>15</sup>。

<sup>15</sup> 某一位審查者建議：構式可以用來處理跨語言間的對譯關係。以下列出與華語(如例句 23-28)相對譯的台語句子(23-28)’：

(23a’) 伊逐日 m7 是食 m7 是 lim，就是 beh 趁大錢。

例句(23-28)指出，藉由句子中及物動詞動作屬性的凸顯，賓語皆可隱而不顯，分別呈現如下：

(23)「事件的反覆」強調動作的反覆進行

a. 主語+時間副詞+「不+動詞<sub>1</sub>+不+動詞<sub>2</sub>」，就是...

他每天不吃不喝，就是要賺大錢<sup>16</sup>。

b. 主語+副詞(時間/量化) + (在) + 「動詞+來+動詞+去」

政黨之間每天/都在罵來罵去。

(24)「動作之間的關連性」強調連續事件的進行

主語+又+動詞<sub>1</sub>+又+動詞<sub>2</sub><sup>17</sup>

我們在宴會上又吃又喝。

(25)描述任意的行動或減弱行動的效果

主語+姑且+動詞

我們姑且湊和著用吧！

(26)強調主事者做事情的反復無常

主語+狀語+動詞<sub>1</sub>+狀語+動詞<sub>2</sub>

他一下買一下賣，我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

(27)強調 A 事件與 B 事件之間的對比關係

a. 主語+量化副詞(只會)+動詞<sub>1</sub>，從來+否定詞+動詞<sub>2</sub>

他只會破壞，從來沒修理過。

b. 主語+會+動詞<sub>1</sub>，不會+動詞<sub>2</sub>

他會寫，不會說。

---

(23b') 政黨之間逐日/攏 leh 罵來罵去。

(24') 阮在宴會裡 ma7 食 ma7 lim。

(25') 咱姑不而將罔 thau3-lam7 leh 用啦！

(26') 伊買咧賣咧，我真正 m7 知影伊 leh 想什啥物！

(27b') 伊會曉寫，勿會曉講。

(28b') 我家已買，我家已提。

以上舉例都是審查者提供，謹此銘謝。

<sup>16</sup> 這個句子除了表示動作的反覆進行以外，還隱含說話者對被評論者(「他」)的行為過量(指工作份量過重)而表示無奈。

<sup>17</sup> 這類格式的形式通常以動詞並列格式來表現。「又」在這裡做連接標記用。

(28) 以條件句表示動詞之間的因果關係<sup>18</sup>

a. 主語+先+動詞<sub>1</sub>，主語+就+先+動詞<sub>2</sub>

如果誰先買，誰就（可以）先用。

b. 主語+狀語（自己）+動詞<sub>1</sub>，主語+狀語（自己）+動詞<sub>2</sub>

我自己買，我自己拿。

例句（23-28）中的構式分別表示不同的效應：用表示「事件的反覆」來強調動作的反覆進行，如（23）中的“不吃不睡”和“罵來罵去”。用表示「動作之間的關連性」來強調連續事件的進行，如（24）中的“又吃又喝”。描述任意的行動或減弱行動的效果，如（25）中的“姑且湊和著用”。強調主事者做事的反復無常（舉棋不定），如（26）中的“一下買一下賣”。強調 A 事件與 B 事件之間的對比關係，如（27）中的“只會破壞…沒修理過”和“會寫，不會說”；以條件句來表示動詞之間的因果關係，如（28）中的“誰先買，誰就先用”、“自己買，自己拿”。

再來，我們看構式塑造效應的第三種用法：程度強化（事件或狀態程度的強調）。例句（29-32）顯示：藉由強調句中的事件或狀態程度的特點，及物動詞（“買”、“吃”、“花”）的賓語隱而不顯<sup>19</sup>。因為此時焦點的重心是事件所造成的狀態程度深淺，而非賓語的屬性，試比較下列的句子：

(29) 描述自我與他人行為程度或狀態程度比較

主語<sub>1</sub>+動詞+主語<sub>2</sub>+程度補語（還多）

女人一般在百貨公司買得比男人還多。

(30) 描述自己或他人行為或狀態程度的逐漸強化

主語+「越+動詞+越+形容詞」

你/我/他越吃越胖。

(31) 評價自己或他人行為的程度<sup>20</sup>

（在+處所詞）+主語+動詞+是+動詞+了...

<sup>18</sup> 這類格式以運符（operator）約束（bind）變項（variable）的方式來強調動作之間的因果關係。

<sup>19</sup> 某位審查者提醒我們：例句（29）中「得比…多」為動詞「買」的補語標記。我們認同審查者的看法。同時，我們進一步指出：當動詞和「得比…多」補語標記搭配時，會塑造出一個程度比較結構（參見 Jackendoff 1991, 1996, 1997a, 1997b）。例句（29）要凸顯的是「物品購買量的程度」，所以賓語就隱而不顯。

<sup>20</sup> 這裡的用法是一種讓步結構（concessive construction）。

在百貨公司內，[我/她]買是買了，可是還是覺得不快樂。

(32) 詢問動作所造成的結果

主語+這麼+動詞，會不會+程度副詞（太）+形容詞+了  
我們這麼花，會不會太超過了？

例句（29-32）中的構式分別表示不同程度意義的比較：描述自我與他人行為程度或狀態程度比較，如（29）中的狀態程度“還多”；描述自己或他人行為或狀態程度的逐漸強化，如（30）中的狀態程度逐漸強化“越胖”；評價自己或他人行為程度，如（31）中的評價性程度形容詞“快樂”；和詢問動作所造成的結果，如（32）中的形容詞“多”。

#### 4. 結語

華語及物動詞與隱性賓語之間的理解與限制是有規則可循的。隱性賓語分佈的情況是很普遍的：可以出現在泛指句子、俗語或成語用法、標語用法、凸顯說話者的態度或情感、訊息焦點的轉移、動詞凸顯構式、程度描述等用法中。

隱性賓語的分佈大致上可以由三類情況來判斷：世界知識（動詞屬性與認知背景）、訊息結構（訊息焦點）、構式效應（語意塑造）。另外，在理解隱性賓語時，語言使用者可以藉由語意的可預測性（predictability）與可恢復性（recoverability）來理解句法表層上沒出現的論元。

隱性賓語的使用雖然有規則可循，但總會有個別的情況需要使用者各別細心地去學習與記憶（Culicover 1999）才不會造成誤用。本文藉由探索華語隱性賓語的理解與限制範疇，或多或少可以幫助使用者在使用隱性賓語時有一定的參考依據。

#### 參考文獻

- Culicover, Peter W. (1999) *Syntactic Nuts: Hard Cases, Syntactic Theor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heng, Robert Liang-Wei. (1985) A Comparison of Taiwanese, Taiwan Mandarin, and Peking Mandarin. *Language* 61.2: 352-377
- Fillmore, Charles J. (1986) Pragmatically controlled Zero Anaphora. *Proceedings of the 12nd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2:95-107.



- Fillmore, Charles. J. and B. T. S. Atkins. (1992) Toward a frame-based lexicon: the semantics of RISK and its neighbors. *Frames, Fields, and Contrasts*, ed. by A. Lehrer, and E. Kittay. 75-102. Hillsdale, NJ: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 Goldberg, Adele E.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2005) "Constructions, Lexical Semantics and the Correspondence Principle: Accounting for Generalizations and Subregularities in the Realization of Arguments", in N. Erteschik-Shir and T.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dele E.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er, One-Soon. (1991) Topic as a grammatical function in Chinese. *Lingua* 84: 1-23.
- Hopper, P. J. and S. A.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Language* 56: 251-95.
- Huang, C.-T. James. (1987) Remarks on empty categories in Chinese. *Linguistic Inquiry* 18: 321-337.
- Huang, C.-T. James. (1989) Pro drop in Chinese: a generalized control approach, in O. Jaeggli and K. Safir (eds.), *The Null Subject Parameter*. D. Reidel. Dordrecht, pp185-214.
- Huang, C.-T. James. (1991) Remarks on the Status of the Null Object, in R. Freidin (ed.), *Principles and Parameters in Comparative Grammar*,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pp. 56-76.
- Jackendoff, Ray. (1991) Parts and boundary. *Cognition* 41: 9-45.
- Jackendoff, Ray. (1996) "The proper treatment of measuring out, telicity, and perhaps even quantification in English". *Natural Language and Linguistic Theory* 14: 305-354.
- Jackendoff, Ray. (1997a)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Language Faculty*.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The MIT Press.
- Jackendoff, Ray. (1997b). Twistin' the night away. *Language* 73: 534-559.

- Jackendoff, Ray. (2002) *Foundation of Languages: .Brain, Meaning, Evolu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mbrecht, K. (1994) *Information Structure and Sentence For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Lee, Chia-Chun. (2008) Contact-Induced Grammatical Change: The Case of *Gei3* in Taiwanese Mandari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Ph. D. dissertation.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Mittwoch, Anita. (2005) Unspecified arguments in episodic and habitual sentences. In Nomi, Erteschiki-Shir and Tova Rapoport. (eds.) *The Syntax of Aspect: Deriving Thematic and Aspectual Interpretation*. 237-254.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sch, Eleanor, Carolyn Mervis, Wayne Carey, David Johnson and Penny Boyes-Braem. (1976) Basic objects in natural categories. *Cognitive Psychology* 8: 382-439.
- Smith, Carlota. (1991) *The Parameter of Aspect*. Dordrecht: Kluwer.
- Thompson Ellen. (2006) The Structure of Bounded Events. *Linguistic Inquiry* 37: 211-228.
- Tsao, Feng-Fu and Ya-Wen, Jiang. (1999) Hanyu Cihuili De Jiben Cengci Xiaoying [The effect of basic-level category in Mandarin Lexicon], paper presented at Workshop on Chinese Lexical Development, 1999, July 23-26, Xianggang Chengshi Daxue Yuyan Zixun Kexue Yanjiu Zhongxin.
- Wang, William S-Y. (1979). Competing changes as a cause of residue. *Language* 45.1: 9-25.
- 王力 (1954), 《中國現代語法》。北京：中華書局。
- 王士元、連金發 (2004), 〈語音演變的雙向擴散〉, 《中國語言學論叢》第 3 輯, 111-144。北京：北京語言大學出版社。
- 朱德熙 (1982), 《語法講義》。北京：商務印書館。
- 呂叔湘 (2004), 《現代漢語八百詞》。北京：商務印書館。
- 曹逢甫 (2000), 〈台式日語和臺灣國語一百年來發生在臺灣的兩個語言接觸的實例〉, 《漢學研究》, 第 18 卷, 273-297。
- 連金發 (1998), 〈試論台語泛意詞 ‘拍 phah4’〉。《臺灣語言及其教學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董忠司 (編), 375-390。新竹：國立新竹師範學院。

- 連金發（2005），〈華語名前形容詞的語義探索〉，《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2 卷第 1 期，1-24。
- 張郁慧、連金發、蘇以文（2008），《一步一腳印：鄭良偉教授榮退論文集》。臺北：文鶴出版有限公司。
- 張群（2007），〈華語反覆性事件構式“V+來+V+去”的探索：從構式語法的角度談起〉，《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4 卷第 1 期，31-53。
- 湯廷池（1988），〈為漢語動詞試定界說〉，《清華學報》，第 18 卷第 1 期，43-69。
- 趙元任（1994），《中國話的文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
- 戴浩一（2007），〈中文構詞與句法的概念結構〉，《華語文教學研究》，第 4 卷第 1 期，1-30。

[投稿：2008.4.13；審查：2009.4.17；接受：2009.06.19]

張群

Chun Chang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13, Taiwan

ccedison@gmail.com

連金發

Chinfa Lien

30013 新竹市光復路二段 101 號 國立清華大學語言學研究所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101, Section 2, Kuang-Fu Road, Hsinchu, 30013, Taiwan

cflien@mx.nthu.edu.tw

##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Implicit Objects in Chinese**

**Chun Chang**

**Chinfa Lien**

**Graduate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 **Abstract**

Issues regarding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implicit objects in Chinese furnish intriguing topics for in-depth probe. On the premise of sharing the same cognitive and background knowledge (Fillmore & Atkins 1992), speakers and hearers can construe missing arguments in overt syntactic levels in terms of two cognitive mechanisms, viz., semantic predictability and recoverability. The distribution of implicit objects can be interpreted on the basis of three conditions: (a) world knowledge (e.g., cognitive frame), (b) information structure (e.g., information focus), and (c) construction effect (e.g., semantic coercion). Based on the theoretical proposal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Goldberg 1995; Jackendoff 2002) and verbal property (Goldberg 2005; Mittwoch 2005),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emantic interpretations and constraints of implicit objects in conjunction with kinds of constructions.

**Keywords:** implicit object, Chinese, world knowledge, information structure, construction effect, verbal properties